

## 大黑根本命咒：西夏大黑天信仰的一个侧面

□黄杰华

摘要：在西夏，大黑天不仅奉为佛教护法，更具有保家卫国的政治功能。本文以俄藏黑水城文献《大黑根本命咒》（TK262）为例，略加考察大黑天在西夏的宗教、世俗及政治功能，另交代相关的修法地点，以反映西夏藏传佛教信仰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西夏佛教；大黑天；藏传佛教

作者简介：黄杰华（1973 -），男，广东顺德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班毕业，主要研究方向为藏学。

大黑天（Mahākāla，藏：mGon po）是藏传佛教最重要的护法之一，各派均极重视。西夏自李元昊立国后，已和藏传佛教结缘，李元昊（1004 ~ 1048）称帝，据说当时宫廷内已有藏僧，并代表西夏出使宋朝<sup>[1]</sup>。仁孝时期（1140 ~ 1193），藏密信仰盛行，国家对藏传佛教的重视，可于天盛年间刊行的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订明僧官必须通藏文可见<sup>[2]</sup>。西夏流传至今的藏传佛教文书，大多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然而西夏的藏传佛教与萨迦派及噶举派关系密切，本文仅以俄藏黑水城文献《大黑根本命咒》（俄 TK262）为例，略加考察西夏的大黑天信仰，作为当时藏传佛教受到国人重视的一个侧面。

俄藏的西夏时代抄本《大黑根本命咒》（TK262）<sup>[3]</sup>，当是一个残本，缺开首页，正文即以“夫修习‘者’欲放施食”开始，后文完整，直至“大黑根本命咒竟”，全文共7个整页，一个半页，写本夹杂有西夏文杂写及一幅坛城图，内写有供奉“人肉”“牛肉”，坛城外围胜妙宫外需设有“血肉施食”供养。一般来说，这类供品多作忿怒相护法神的，例如以象征尸皮、心脏、渡鸦皮、掺有血水的朵玛等作内、外、密三种供养<sup>[4]</sup>。因此，写本的坛城该是大黑天坛城，属《大黑根本命咒》仪轨的一部分。

### 一、修法及作用

按《大黑根本命咒》仪轨所说，修习者按仪轨坛城预先放好供养品，包括肉类、五谷

及麦稞，然后结跏趺坐，将供养品观想成不同的种子字，再将种子字变成大黑天手持的法器，祈请十方如来及大黑天协侍莅临，一一供养，再诵咒赞叹十方如来及空母本尊，包括忿怒的空行母、拥护母、柔善母、猪面勾摄母、狮面勇猛母及鸟面杀害母，继而诵赞叹偈以颂扬三目二臂大黑天的神威，摧毁破坏佛法的人及希望得到大黑天的护佑。

《大黑天根本命咒》(TK262) 是一篇实修仪轨，当中包括实际的观想方法、相关咒语及赞辞，是信众常修行的法本。写本的《大黑根本命咒》，直到今天仍为藏传佛教徒使用，翻阅萨迦派的《吉祥金刚幕怙主偕十忿怒尊成就法·相续少量易携显明》(dpal- gur- gyi- mgon- po- khro- bo- bcu- dang- bcas- pa' i- sgrub- thabs- rgyun- khyer- nyung- du- rnam- gsal- zhes- bya- ba- bzhugs- so)<sup>①</sup>，《大黑天根本咒》即作大黑怙主的长咒，文意及转写可见下表：

大黑根本命咒	八思巴《怙主修法》
唵 麻诃葛辎也	om sṛī Mahākāla ya
舌萨捺 阿八葛哩依喉捺	śā sa na u pa ha riṇi
阿八厮资麻曷葛辎也	eṣ a a pści ma kā lo
阿□养依喉担啰捺□得啰也	A yaṃ i daṃ ra tna tra yā ya
阿巴葛哩喃	A pa kā riṇaṃ
拽帝不啰帝拶你厮麻啰厮喃	Ya di pra ti jñā sma ra si ta dā
形喉□邦帝室达萨□得啰 渴渴	I daṃ duṣṭ ā kha kha
渴兮渴兮	Khā hi Khā hi
马啰马啰	Ma ra ma ra
吃哩捺 吃哩捺	Gṛhna gṛhna
鞅捺鞅捺	Bandha bandha
曷捺曷捺	Ha na ha na
捺曷捺曷	Da ha da ha
巴拶巴拶	Pa ca pa ca
溺捺咩□京捺	Dī na me ge na
萨末卒室达 马啰野吽（发怛）	M ā ra ya hūṃ phaṭ ②

今天的萨迦派修法仪轨将咒意译成：

嗡！吉祥大黑天呀  
圣教之随行施妨害  
于此后、外、非时  
诸此胜三宝尊作损害诸 倘若  
誓约正以忆念寿时  
此凶恶 吃吃 请吃请吃  
屠戮灭杀 元神精气  
捆绑缠绕 抛射扬弃 烧毁焚毁  
烹熟炖煮 一日以屠戮尽所有 吽呬！<sup>[5]</sup>

译文文句欠佳，内容当为修法者祈请大黑天，望其摧毁并杀戮损害三宝的人，烹宰并

吃掉他们，咒意反映着大黑天的护教精神及世俗情绪（屠戮吃人）。上述的怙主偕十忿怒尊成就法，是今天萨迦派信徒的日常修法仪轨之一，仪轨次第为发心皈依、祈请护法、诵咒、观想、诵咒，最后得到圆满加持，咒文也是今天修法者常诵的大黑天长咒。上引根本咒亦见于八思巴（'phags- pa, 1235 ~ 1280）的《怙主修法》（*mgon- po' i sgrub- yig*）内<sup>[6]</sup>。此外，黑水城出土的《慈乌大黑要门》（A7）仪轨亦收有此咒，咒文较简短，可知《大黑根本咒》（即《大黑根本命咒》）是修习大黑天法门的重要真言之。大黑天法的重要性，我们可从今天仍在流通的、安钦呼图克图（Dorjé- chang Trashilünpo Ngakchen Darpa Khutughtu）所传的《六臂麻哈噶拉念诵仪轨》<sup>[7]</sup>及民国多杰觉拔（Geshé Nomunqan Lama Dorjé Chöpa, 1874 ~ ?）的《密乘法海》一书可知，其中如大黑天仪轨就首列于《密乘法海》护法部首项<sup>[8]1025-1090</sup>，据书内的《嘛哈嘎喇念诵法》仪轨说，修习大黑天法有三大利益：未证道者快速得证；当下未能得证，临终中阴亦不会坠入三界受苦；永闭三恶道（地狱、饿鬼、畜牲）门，可快速趣向涅槃正觉，欲去西方净土者，因得本尊加持力，临终时必得接引往生净土<sup>[8]1027</sup>，此当是法本的宗教功能。至于修习《大黑天根本咒》的世俗功能，能使行者心想事成，求索圆满，净除业障且得自在，不但得到今生利益，对来世也有无限益处，故修习者多。西夏出土的藏传佛教文献数量最多的，除金刚亥母（梵：Vajravārāhi、藏：rdo- rje phag- mo）仪轨外，要数大黑天仪轨。究其原因，除了西夏国的宗教背景外，仪轨所赋予的实际政治与世俗利益，该是信众广为修习的具体理由，这或可解释为何西夏出土的藏传佛教文书大多是修法仪轨而非义理逻辑的原因。

大黑天仪轨不单为西夏民众修习，更受皇室成员所重视，因为大黑护法有保国安民、抵御外敌的政治功能。美国的史伯岭（Elliot Sperling）教授就曾提及西夏出生的译师拶弥相加噶刺思巴（Rtsa- mi lo- tsā- ba Sangs- rgyas grags- pa）曾译有《吉祥大黑天口诀：掠夺国政》（*Dpal Nag- po chen- po' i man- ngag rgyal- srid' phrog- pa*）仪轨<sup>[9]159</sup>，指导修习者怎样通过修持大黑天法来夺取王位，征服敌人。这类仪轨当然有助巩固地处一隅的西夏国的统治。现今尼泊尔尼瓦（Newar）仍有一种名叫《大黑天第十四戒言》（Caturdashī Vrata of Mahākāla）的简本仪轨，指导修法者通过修持此法本获得成就，同时可以控制外敌，一跃成为一国之君<sup>[10]110-111</sup>。其中有一个故事：佛陀曾对舍利弗说，波罗奈国王婆罗门达多（Brahmadatta）每月必到南部的湿婆庙朝拜大黑天神。一天，远方来了大军攻打波罗奈国，民心惊恐，并请求国王指示。王谓自有方法应付。一夜他先在圣河沐浴，然后往湿婆庙修持大黑天法，唱诵赞美诗，结果忿怒相大黑天示现，国王告知自己即将出战，希望大黑天加持，得其八种成就，征服外敌。这八种成就包括隐身的眼成就（*añjanasiddhi*）、不易受敌人攻击的抵御成就（*kuṭ hikasiddhi*）、飞天成就（*padukasiddhi*）、御病及长寿成就（*sidhausadhisiddhi*）、财宝成就（*manisiddhi*）、悉愿成就（*mantrasiddha*）、征服敌人成就（*basyasiddhi*）及和平统治的皇族成就（*rajasiddhi*）。结果婆罗门达多出征，以雄狮姿态，顺利征服敌人<sup>[10]110-113</sup>。这个简短的法本和故事带出了大黑天能保卫国家的特性；至于史伯岭的发现，也说明了统治者信仰大黑天法由来已久。

## 二、西夏境内修持大黑天的地点

发现俄藏汉文及西夏文文献的黑水城，城东南侧就有护法堂遗迹（Y7: F191），说明大黑天信仰在黑水城地区非常流行。据宿白所说，遗址出土有敬礼大黑天的抄本，包括

《敬礼偈》《三水偈》《智者大黑八道赞》《吉祥大黑八足赞》《十方护神赞》《大黑长咒》及宝幡一件，上写有“发诚心于大黑殿内悬挂宝幡一首，保护男长安灾除降福”<sup>[11]254</sup>，可以知道护法堂就是供养大黑天的殿堂。黑水城还出土有两幅相关唐卡，分别是 X-2374 及 X-2537，其中 X-2374 的风格与莫高窟东壁相近<sup>[12]136-138</sup>，透露出西夏藏传佛教与敦煌一地的密切关系。

建于西夏中晚期的贺兰山拜寺口西塔曾出土上乐金刚唐卡及金刚亥母双身像，塔身浮雕又有护法金刚等像<sup>[13]</sup>。上乐金刚（梵：Samvara，藏：bde mchog）作为藏传佛教最重要的本尊之一，亦被视为喜金刚（Hevajra）的众多化身之一。此外，拜寺沟方塔还出土了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读》及萨迦派与喜金刚有关的《修持仪轨》<sup>[14]</sup>，虽然未发现大黑天仪轨，但在山嘴沟一号窟有西藏大成就者毗卢巴（Virupa）图像<sup>[15]</sup>，此大成就者的故事在 12 世纪出现，并由西夏拶弥译师翻译成藏文<sup>[15]</sup>。拶弥译师在西夏的影响力似乎很大，这可从他为皇室译出的掠夺国家的大黑天仪轨可知。据说不少西夏唐卡的上师像，描绘的正是拶弥译师<sup>[15]</sup>。如果属实，作为京畿的佛教修行地之一，山嘴沟应当是修习大黑天仪轨的一个理想地方。

武威作为西夏的第二大都会，与大黑天修法当有密切关系。与大黑天仪轨有关的萨班贡噶坚赞及八思巴曾于 1247 年在凉州与阔端会面，萨班更在那里讲经说法。八思巴又将大黑天法引介至元廷，成为有元一代的护国神。此外，在武威的文庙，仍存有明代喜金刚及大黑天镏金铜像，特别是工人掘井时发现的二臂大黑天像，手持钺刀及颅器，形态属于宝帐怙主<sup>[16]</sup>。可以想见，凉州作为藏族、蒙古族及西夏人聚居的大都会，修习大黑天法是何等普遍。

西夏的大黑天信仰，早在敦煌莫高窟 465 窟已经出现。洞窟东壁全是大黑天及其眷属，包括二臂、四臂大黑天，持挺护法，吉祥天母及独髻母<sup>[12]403</sup>。谢继胜以绘画风格、造像形式判断洞窟壁画绘于西夏初期<sup>[12]403</sup>。也可以这样理解，早期西夏的宗教已受藏传佛教影响。

综上所述，作为日常修法仪轨的《大黑根本命咒》，该是西夏境内藏传佛教僧侣及民众课诵修习的文本，仪轨具备了强烈的宗教情操及世俗保卫精神，此精神又与国家安定关系密切。因此，西夏大黑天的仪轨体现出大黑护法的两种特质：作为出世间的护法及世间的战神，当然也反映着西夏人民对美满生活、祈愿百事皆顺的憧憬。

注释：

① 此名也可译作《吉祥宝帐怙主偕十忿怒尊成就·恒持约略显明》。

② 本咒文转写得香港能仁书院大专部佛学系讲师侯松蔚先生校正，谨致谢意。

参考文献：

- [1] 陈庆英. 西夏与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关系试探 [M] //陈庆英藏学论文集，上卷.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 [2] 史金波. 西夏佛教史略 [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53.
- [3]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编.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4 卷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331-335.
- [4] 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 西藏的神灵和鬼怪 [M]. 谢继胜，译.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475-476.
- [5] 吉祥金刚幕怙主偕十忿怒尊成就法. 相续少量易携显明 [M]. 台北：中国萨迦佛学会，高雄萨

- 迦大慈佛学会联合助印：19.
- [6] 萨迦全集 ( *Sa - skya - bkar - ' bum* ) 第 15 册, Ba 卷 [M]. 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 2009: 112.
- [7] 安钦呼图克图传授, 释观空译. 六臂麻哈噶拉念诵仪轨 [M] //北京菩提学会原刊, 周燮藩主编. 藏外佛经, 第五册. 合肥: 黄山书社, 2005: 560 - 561、563.
- [8] 多杰觉拔尊者口授. 密乘法海 [M]. 台南: 和裕出版社, 2001.
- [9] Elliot Sperling *rTsa mi lo- ts- ba Sangs- rgyas grags- pa and the Tangut Background to Early Mongol - Tibetan Relations*,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6<sup>th</sup>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Fagernes, 1992, vol. 2, Oslo: 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1994, p. 805; 拶弥译师的弟子尚·蔡巴 (lama zha ng) 为蔡巴噶举的创始人, 其再传弟子帝师热巴及国师多巴雍苏萨哇二人得到西夏帝师和国师的资格, 见陈庆英. 西夏与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关系试探, 第 159 页 [M].
- [10] Todd T. Lewis *Popular Buddhist Texts from Nepal* NY: SUNY Publication, 2000, p. 110 - 111.
- [11] 宿白. 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 [M]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 [12] 谢继胜. 西夏藏传绘画: 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136 - 138.
- [13] 杨志高. 西夏密教考古遗存与文献研究 [M] //李范文主编. 西夏研究, 第 3 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443.
- [14]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山嘴沟西夏石窟, 上卷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314.
- [15] 谢继胜. 山嘴沟石窟壁画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 [M] //山嘴沟西夏石窟, 上卷.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343.
- [16] Roderick Whitfield *Hevajra and Mahākāla A pair of Tantric Gilt Bronze Buddhist Images*, 谢继胜, 罗文华, 景安宁, 主编. 汉藏佛教美术研究: 第三届西藏考古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65 ~ 183.

## The Mahākāla Root Mantra: An aspect of Mahākāla cult in Xixia

Wong Kitwah

**Abstract:** Mahākāla is not only regarded as a dharma protector but a state protector by the imperials of Xixia. One of the root mantras The Mahākāla Root Mantra ( TK262 ), which is now kept in Russia, will be briefly introduced of it' s method of daily practice, the meaning of the mantra and the various locations of practice. It can be treated as an aspect of Tibetan Buddhist cult in Xixia.

**Key words:** Xixia, Mahākāla, Tibetan Buddhism

( 责任编辑 孙颖慧 )